# 諸史瑣言

諸史瑣言卷七

漢書四

項籍傳角弟間故將　史記作故齊將凡馬勝於班者略記於此

夫擊輕銳　史作大破堅執銳

羽軍漳南　按下文言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軍漳南則此時羽未渡漳疑南字誤

田榮者背梁　史作數負項梁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　按賈生過秦論太史公以贊陳涉班合陳項爲一傳並合二贊爲一然班書既斷自漢代則論秦者不應若是之繁

張耳陳餘傳燕以爲然　史記燕下有將字

魏豹田儋韓信傳　按三人同傳以其皆舊國之後也史

記魏豹與彭越同傳皆王梁地也田儋自爲傳統諸田也韓信與盧綰同傳而陳豨附之皆降匈奴者也各有義例竊謂魏豹之於漢旋畔旋虜諸田未臣漢韓信則定天下之後始入匈奴雖皆舊國之後而在漢則蹤迹不同史記有六國世家則三人皆舊國後可以合傳漢書當以漢爲主不必以其爲舊國後而强合之

田儋傳嗟乎有以　史以下有也夫二字

韓彭英盧吳傳　淮陰之功豈彭英諸人所可擬與諸人同傳非其倫矣

黥布傳使布先涉河師古曰涉謂無舟楫而渡也　按涉史記作渡涉渡義一也國語吳語銜枚潛步注涉渡也廣雅釋詁二涉渡也是其證也師古注葢據爾雅無舟而渡水曰徒涉及說文𣲆徒行厲水以爲訓然未免拘墟之見

項羽傳言沈船破釜甑則當日非無舟楫留項王於齊　劉氏攽謂漢王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是勸項王已去齊矣安得復言留項王于齊及隨何自明已功亦云陛下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然則漢王使隨何在未至彭城之前明矣按劉氏所言與隨何語合而與本紀不合本紀何之說布在漢敗彭城之後至次年而布始歸漢恐當以紀爲是也傳文於齊字有誤隨何之語或經刪削而失其眞耳如在未至彭城之前則上文不當言漢王出梁地至虞下文不當言項王留而攻下邑矣劉說未確　張良傳亦言此事在彭城之後

項王留而攻下邑師古曰縣名也在梁地　地理志下邑縣屬梁國梁國故秦碭郡按高紀是時周呂侯將兵居下邑漢王往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故項王留而攻之也上文

出梁地至虞虞縣地理志亦屬梁劉氏攷謂此時漢與楚相持滎陽傳云留而攻下邑非事理蓋未攷紀文而妄疑之

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　按黥布在楚時功最多入漢後惟舉九江兵會於陔下耳他無奇功可紀安得與信越爲同功一體竊謂漢之立國信之功無可與並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其功亦偉然其才遠不若信布特梟將耳漢因其故王而封之非以其功也

楚元王傳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　地理志魯國故秦薛郡高后元年爲魯國按薛郡高帝時既已屬楚而高后時又別爲魯國豈一郡析爲二乎地理志魯國縣六東海屬縣三十八彭城爲楚國屬縣七凡五十一縣與三十六縣之數不符蓋非漢初之舊矣

削東海薛郡　按吳王濞傳及史記世家但云削東海郡楚本有三郡不應遽削其二恐薛字衍

胥靡之劉敞曰胥靡說文作縃縻謂拘縛之也　按說文及字書無縃字恐有譌

昭帝初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　按劉澤事在始元元年見昭紀

遷大中大夫後復爲宗正　百官表元鳳元年大中大夫劉德爲宗正數月免按德先爲宗正丞至是方爲宗正不得言復復字疑衍

歲餘復爲宗正　百官表在元鳳三年

弑君三十六　按注所引春秋弑君不數晉之哀侯奚齊故符三十六之數然奚齊已成爲君不當遺

亡國五十二　按注所引春秋亡國不數極宿鄣陽溫甲

氏留吁陳蔡經並見九國及郳瞞鐸辰夷虎芮賈荀六國而有須句道房然見於經者惟陳蔡滅而復封餘皆不得遺也須句則邾滅之而魯復之道房則靈王遷之而平王復之其滅也經傳無明文皆不必數五十二之數於春秋經傳考之其說難合顏說亦非定論

人膏爲鐙燭　史記作人魚膏按此當從史記秦雖虐未必用人膏

成帝待詔官者署　待上當有時字

城陽景王章傳　惠王武嗣十一年薨宋祁曰越本作十年　按表武以元封三年嗣天漢三年薨也越本非表言十二年亦一之譌

成帝復立雲兄俚爲城陽王　表作雲弟

曹參傳攻轅戚　史記作爰戚山陽縣左傳晉作爰田國

語作轅田古爰轅通
與南陽守齮　水經注三十一以齮爲呂姓
陳平傳諸將盡讙　史記索隱云漢書作皆怨
王陵傳十年而薨　十年史記作七年按功臣表陵以高后七年薨十字譌
且陛下卽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耶劉攽曰盜賊數亦自有主者謂不當問細故也　按盜賊頭數不可得知故以彊對詰之盜賊非所宜有安得有主者劉說非
周勃傳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劉奉世曰兩陣相向吳奔東南陬則西北在陣後何由奔之蓋亞夫令備西南陬傳者但欲見能料敵反其所攻不知遂失實也　按此時亞夫堅壁不出非兩陣相向蓋既堅壁不出則壁之四面皆可攻吳聲言攻其前而潛

兵襲其後亞夫知之故奔東南而備西北果如所料若東南與西南皆在前一面救應尚易未爲奇也劉說拘

臺詣廷尉廷尉責問　百官表景中六年廷尉瑕更爲大理亞夫下獄在後元年則當稱大理方是瑕者不詳其姓氏觀責問亞夫之言其人可知

傅寬傳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師故曰敖地名敖倉葢取此名也左氏傳曰敖鄗之間　按左傳杜注敖鄗二山在滎陽縣西北而灌嬰靳歙二傳言擊項冠魯下敖當爲魯之敖山至韓信之破龍且虜周蘭其地又在齊

婁敬傳敬脫輓輅師古曰二音同聲也宋祁曰注文當刪作音同耳　按二音指上蘇孟二音不當刪

見齊人虞將軍　史記此句上有衣其羊裘一句與下不

敢易衣相應

蒯通傳　通傳說范陽令事本史記張耳陳餘傳而徐公之名則班所補說韓信事本史記淮陰傳而末一段則班所增

蒯伍江息夫傳贊宰嚭譖胥夫差喪注其明年越滅吳　按子胥死八年而吳滅明年誤

直不疑傳朝廷見人或毀不疑　按此當以朝字句見字句疑字句言於入朝之時公卿廷見而人於眾中毀之也而劉氏攽曰朝廷見之謂達官也補注取劉說以見人爲顯者然他無可證

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爲垢汙君子譏之　史記曰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讇君子譏之爲其近于佞也　按史記君子譏之句單承周文處讇說故下申之曰爲其近于佞也班

刪塞侯微巧句而增石建之澣衣然建之行不失爲孝與周文之佞不同相提並論過矣

梁平王襄傳有罍尊師古曰罍古雷字　按說文木部櫑籀文櫑然則非古雷字也史記作罍櫑之或體

梁餘尙有八城考證臣召南按史記作削梁八城梁餘尙有十城以地理志證之梁國統八縣則此文是也　按元延中削梁王立五縣使此時止餘八城又削五縣僅有三城與地理志亦不合疑王襄時所削後復稍與之故王立時既削五縣而志尙有八縣也

賈誼傳已矣國亾人莫我知也　按亾同無或以亾字句絕者非

般紛紛其離此郵兮蘇林曰般音樂孟康曰般音班師古曰孟音是也字從丹青之丹　按佩觽般音班從丹青之

丹出漢賈誼傳是顏與郭所據本字並丹然說文無般字

惟司馬相如傳般般之獸師古曰般字與斑同從丹青之

丹餘無所見字書惟玉篇丹部般古班字賦也而廣韻郎

不收疑般乃般之譌體玉篇般字在丹部之末亦必宋人

所增而非顧氏之舊也史記文選並不作般此注蘇林音

槃史記集解孟康曰盤桓不去棸隱槃桓也其作般字甚

明則不得謂今本作般爲誤相如傳之般般史記文選亦

不从丹般般文采之皃乃說文辨字之段借亦不當从丹

青之丹

可爲流涕者二王氏應麟曰其一謂匈奴有可制之策而

不用也其二論足食勸農班氏不載于傳而載之食貨志

姚氏鼐曰此二字疑本是一字後論匈奴一事而疊出可

爲流涕句耳非有二也俗人或遂于起處增一爲二　按

二說似姚爲勝一二爲二或是傳寫之誤或又弟二句可
爲流涕前賈別有云云班刪去而誤留無以證之
可爲長太息者六師古曰誼上疏言可爲長太息者六今
此至三而止蓋史直取其切要者耳王氏應麟曰賈書言
庶人上僭班氏取爲太息之一秦俗經制二篇不以爲太
息而班氏取爲太息之二諭教太子是爲太息之三體皃
大臣是爲太息之四又等齊篇論名分不正又銅布篇論
收銅鑄錢此二者皆太息之說班氏削等齊篇不取而載
銅布篇于食貨志故六太息止載三篇　按師古謂長太
息至三而止者以傳中可爲長太息句止三見也然預教
太子禮洽體皃大臣實是三事眞西山以夏爲天子至此
時務也止爲太息之四凡人之智能至以觀之也止爲太
息之五其說是也惟六太息尚闕其一西山先生引新書

諸侯官名制度同于天子者補之姚姬傳謂新書者未敢信以爲眞賈生之文也若果如此孟堅必不刪削之意謂此一段爲論積儲即載于食貨志者是已按積儲一疏王伯厚以當流涕之一姚氏又以當太息之一似姚說近之伯厚取新書以校正傳文然新書非賈子原書其編次不足深信則其乖異之處未必本傳非而新書是也秦俗經制實是一事而新書分爲二篇其謬可見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鄭氏曰今建立國泰大其勢必固相疑也　按疑之言擬也周官司服注言樹國太大則勢與天子相擬也

故迺孩提有識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　按趙岐孟子注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較師古說爲長說文孩小兒笑也提挈也王莽傳師古注嬰

兒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者小兒笑也與趙說不殊

豫讓釁面吞炭鄭氏曰釁漆面以易兒師古曰釁熏也以毒藥熏之劉奉世曰釁謂以物塗之取以釁鼓故謂之釁爾訓熏與漆皆非也　按戰國策稱漆身爲厲滅鬚去眉則當以鄭說爲是顏劉所言並與本事不合殺牲以血塗之爲釁呂覽贊能注以香塗身曰釁齊語注故以漆塗身亦得言釁也

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師古曰中罪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蘇林曰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　姚氏鼐曰弛者解去其職師古說非案左傳莊二十二年注弛去離自弛自去離其職也姚說是弛無死義中罪亦不至死也刑法志云中刑用刀鋸故蘇注

云然然此中罪亦不專主刀鋸言

爰盎鼂錯傳鼂錯晉灼曰音厝置之厝師古曰據申屠嘉傳序云責通請錯匪躬之故吕韵而言晉音是也潘岳西征賦乃續爲錯雜之錯不可依也　按古音去入同韵近人論之詳矣顏未解去音

張釋之傳其後拜釋之爲廷尉　百官公卿表釋之爲廷尉在文帝三年按釋之由騎郎爲謁者中郎將爰盎請之盎於文帝即位後始爲郎中則其爲中郎將而請釋之必在元年以後釋之以騎郎不三年而至九卿文帝用人之不次如此釋之爲騎郎盎爲郎中同在郎署故知其賢也

賈山傳而詳擇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按中當如字讀凡中字顏多讀爲竹仲反

枚乘傳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　按景三年漢之郡

除內史外則有河東上黨河內河南東郡潁川南陽江夏沛郡魏郡鉅鹿清河涿勃海平原千乘泰山東萊琅邪東海桂陽武陵零陵漢中廣漢蜀郡巴郡隴西北地上郡九原定襄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中山凡三十九郡諸侯王除吳楚趙膠西膠東菑川濟南七國外則有齊濟北淮南廬江衡山燕梁代河間臨江魯汝南廣川長沙凡十五國皆與乘所言不符

韓安國傳太后知帝弗善迺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　梁孝王傳無此事史家兩傳各見者多如此惟安國見大長公主鄒陽傳以爲在漢捕詭勝之時與此不同

魯恭王餘傳子文王睃嗣十八年薨　十八表作十九按睃以陽朔二年立至哀帝建平二年爲十九年睃弟閔以

建至三年立則表作十九與閎之立年相接然晙以匹子

國除則中絕一年亦未可知傳與表難定其孰是

江都易王非傳爲廣陵王　按廣陵當依表作廣世時廣陵爲王胥後國尚未絕不得以封宮也

膠西于王端傳爲膠西郡　宣帝本始元年爲高密國凡爲郡者二十四年

董仲舒傳詩人美之而作　疑作下有奪字

對以應書者　按此言賢良所對無能應詔書之意者

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考證臣召南按仲舒對策之年先儒疑而未定漢書武紀載于元光元年與公孫弘並列既失之大後通鑑据史記武帝即位爲江都相之文載於建元元年與嚴助並列亦失之太前若以仲舒此文推之則在建元五年計漢元年至建元三年爲七十歲而五

年始置五經博士即傳所謂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也至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即傳所謂州郡舉茂才孝廉也若在建元元年豈得云七十餘歲乎

按置五經博士但爲立學校之官未見所爲抑黜百家也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見武紀繫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之後此所謂抑黜百家蓋其說仲舒發之而綰復請之然則仲舒對策之年當從通鑑爲是至本傳七十餘歲之文或傳寫有譌耳攷本傳仲舒爲江都相久之中廢爲中大夫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時建元六年也六年已中廢居家不得五年方對策齊說恐未是

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考證臣召南按泄庸既古無注疑即國語所謂舌庸與苦成文種范蠡皋如並

爲大夫稱五大夫吳晉之會黃池也舌庸與蠡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泄與舌音相近而字異耳　按左傳哀二年吳洩庸如蔡納聘是洩庸乃吳臣故杜氏世族譜列泄庸于吳雜人中仲舒乃以爲越大夫殆先事吳後入越歟黃池之會乃哀十三年事哀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傳並稱越后庸石經宋本后作舌然則泄舌音近通用齊說是也不必疑其爲二人

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中稾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奏之主父偃傳元光元年西入關而高廟高園殿災乃在建元六年其明年始改元元光計其年月似不相應　按建元六年仲舒家居推說災異故主父偃得候仲舒而竊其書次年爲元光元年偃西入關因奏之其年月相接可不必疑

司馬相如傳師古曰徐廣鄒誕生諸詮之陳武之屬　按隋志百賦音上卷宋御史褚詮之撰史記索隱引作褚詮此作諸詮之恐誤新舊唐志作褚令之令又詮之譌

相如歸而家貧　按相如以貲爲郎則其家本富豈以人宦而耗其貲財遂至於家徒四壁立耶

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毒冒鼊黿師古曰鼉音徒河反又音大河反宋祁曰徒河大河二反是一音疑上云徒丹反丹何近而相亂上林靈鼉亦自有注　按宋說是上林正作徒丹可證鼉從單聲徒丹乃其本音故與黿爲韵馬融廣成頌亦以蛟鼉與鼊黿爲韵集韵有唐干反鼉之音陀乃音之變

的皪江靡師古曰江靡江邊靡迆之處史記集解郭璞曰靡涯也索隱應劭曰靡邊也張揖曰靡涯也　按小顏依

文爲說非是郭應張三說近之而未盡也麋者湄之叚借字爾雅水草交爲湄郭注詩曰居河之湄疏李巡曰水中有草木交會曰湄今詩作麋音義同詩巧言篇居河之麋傳水草交謂之麋釋文麋本又作湄左傳僖二十八年余賜女孟諸之麋疏釋水云水草交爲湄古字得通用故此作麋是湄字叚借可作麋亦可作靡古音眉聲與米聲非聲同部此同部叚借者禮記少儀疏荀子富國注皆云靡讀爲糜此米聲與非聲相叚借亦可證靡之爲麋而靡之爲湄又何疑哉

枇杷橪柿張揖曰橪橪支香草郭璞曰橪支木師古曰此二句總論樹木不得雜以香草也橪郭說得之　按說文橪酸小棗史記索隱引徐廣曰橪棗也與許說合此文厠橪於枇杷柹之閒當以橪棗之說爲是淮南子云代橪棗

以爲矜亦以爲橪棗香草之說劉向九歎用之然曰橪支則非橪棗郭以爲木名當亦指橪棗

亭柰厚朴張揖曰厚朴藥名　按自盧橘夏孰以下八句皆是果類不應雜入藥名恐別一物

立萬石之虡師古曰虡獸名也立一百二十萬斤之虡以縣鐘也　說文虡鐘鼓之柎也飾爲猛獸从虍異象形其下足鐻虡或从金豦虡篆文虡段氏玉裁注戴氏考工記圖曰虡所以負筍非以贏者羽者爲虡下之跗也引西京賦洪鐘萬鈞猛虡趪趪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薛注云當筍下爲兩飛獸以背負張揖注上林賦曰虡獸重百二十萬斤以俠鐘旁俠同夾此可見虡制師古改其注云以縣鐘則昧於古制矣廣韵引埤倉鐻樂器以夾鐘側木爲之與張注同今本廣韵云形似夾鐘則非矣按釋名

釋樂器所以縣鐘鼓者橫曰筍從曰虡虡舉也在旁舉筍也與薛綜之說同然則筍以縣鐘鼓虡以負筍師古不分筍虡之制段氏譏之誠是詩靈臺傳曰植者曰虡橫者曰栒考工記注橫曰筍植曰虡西京賦薛注縣鐘格曰筍植曰虡爾雅木謂之虡郭注縣鐘磬之木植者曰虡毛鄭薛郭之說與許劉同皆不謂虡爲獸名師古襲張揖之說與諸儒乖異恐未是本賦橡飛遽張揖曰飛遽天上神獸史記作蜚虡遽虡二文未知孰爲天上神獸之本字不必牽合爲一段氏云長卿謂虡爲神獸與許說不同未見其爲然也千石之鐘猶西京言洪鐘萬鈞極言其重耳亦非必果爲千石及萬鈞也

眐唯偈我　偈我史記作濡之文選作偈之我按偈我是與下句氾布護之相應史記索隱引胡廣曰言兩澤非偏

於我普徧布散無所不獲之也似史記本亦作偏我故索隱引故廣說也文選考異曰徧當作偏之字不當有讀以四字爲一句漢書正如此也史記索隱引胡廣曰言雨澤非偏於我最爲明晰是史記亦作偏我與漢書同當據索隱訂正

般般之獸師古曰般字與班同耳從丹青之丹　般史記文選作般說見前

卜式傳　按史記載式事於平準書中具有深意孟堅裁取爲傳事頗與食貨志相複殊爲失之

張安世傳肅敬不怠十有三年　按安世以元鳳六年封三當作二

杜周傳郡吏大府舉之廷尉注如淳曰郡吏太守也文穎曰大府公府也孟康曰舉之廷尉呂章劾付廷尉治之也

師古曰盂說非也舉皆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也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　按上文言詔獄益多是漢時天下之獄不皆之廷尉惟以章劾付廷尉者廷尉得治之當合孟顏二說方明

小卞之作可爲寒心考證按今詩作小弁與孟子同益卞弁二字古通用故師古音盤與陸氏毛詩音義同　按卞者弁之俗體後人强分爲二唐時益尚未然故師　言異同

合陽侯梁放舉欽考證臣召南按漢代列侯具見於表此合陽侯梁放功臣恩澤二表不見何也師古亦無注　按功臣表合陽侯梁喜元康四年封四十一年薨建始二年侯放嗣然則放之嗣侯正在成帝之世齊偶未檢及

張騫李廣利傳　按張李傳乃裁取史記大宛傳文然史

記序於大宛傳中事具首尾最爲得體班采爲傳轉令西域傳文首尾橫決且騫傳自騫卒後千餘言乃西域事與騫無涉何義門謂西域之開自騫導之故於其傳終言漢武以兒戲僇中國以深著其罪未免爲班氏左袒史固有因一人而終敘其事以著褒譏者然不過以數語結之未有長篇累幅如此傳者也

立其夫人爲王宋祁曰古本夫人下有太子二字考證臣召南按史記作立其太子爲王外國固時有女王然以下文推之似史記是　按據宋校是此文本亦作太子古本衍夫人二字後人誤刪太子存夫人遂成今本非班輿馬異又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云夫人爲王是史記亦有兩本

免須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中郎將朝　車令即上文所云壯士車令也中郎將朝疑與車令同出使者

贊曰　此仍用史記大宛傳贊文然與張李何涉益可知

采張李事自爲傳者大失史公之意

司馬遷傳罔羅天下放失舊聞　按失當讀爲佚下同

嚴助傳建元三年閩越舉兵至而上書以聞　此一段見

史記東越傳

時武帝年未二十　是時武帝年十九

主父偃傳見衛將軍　按青以元光六年拜車騎將軍此

時尚未爲將軍史追稱之或疑衛將軍不薦士而獨言偃

不知言偃之時青尚爲侍中迨後日貴即不肯妄言天下

士矣

東方朔傳今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張晏曰齟音樝

師古曰齟音側加反又壯加反塗音丈加反亞音烏加反

按注音非古音也古音且聲涂聲與亞聲牙聲並在魚

虞模部不在歌麻詩三百篇可證此因亞牙而并改齟塗之音謬矣

辛慶忌傳成帝初徵爲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吾　按百官表成帝建始二年任千秋爲執金吾一年遷而三年不書何人爲執金吾河平元年執金吾輔中閒虛位二年蓋卽慶忌初爲執金吾左遷酒泉太守表失書也

其後復爲光祿大夫執金吾則在河平三年表書

迺復徵爲光祿大夫執金吾數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

表作四年

復徵爲光祿勳　表在陽朔四年

其後拜爲右將軍　百官表於陽朔四年書慶忌爲光祿勳四年遷而次年鴻嘉元年卽書光祿勳辛慶忌爲右將軍而不書何人代慶忌爲光祿勳鴻嘉四年又書右將軍

辛慶忌爲光祿勳四年遷光祿勳并將軍疑表有誤

歲餘徙爲左將軍　百官表慶忌爲右將軍在鴻嘉元年

爲左將軍在永始三年相距凡七年歲餘字有誤

少子茂水衡都尉　百官表水衡都尉無辛茂名孝平元

始二年書中郎將辛成子淵爲水衡都尉疑辛成乃辛茂

之譌

常惠傳是時烏孫公主上書至自取鹵獲　按此文與西

域傳全同此兩載而未刪正者

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　事見西域傳

鄭吉傳於是中西域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

遠近均也中音竹仲反　按既云處諸國之中何以復音

竹仲反

陳湯傳如得此二國王氏雜志曰二國當爲三國三國謂

烏孫大宛康居也漢紀孝元紀作郅得此三國是其證

上文言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按此文是郅支爲康居畫計降服烏孫大宛也作二國爲是是時康居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久與郅支爲一矣

時成都侯商新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　按罷昌陵乃永始元年事商爲大司馬在永始二年是湯之得罪在昌陵既罷之後

段會宗傳歲餘小昆彌爲國民所殺　西域傳爲降民所殺

# 諸史瑣言卷八

## 漢書五

韋賢傳勤誒厥生師古曰誒歎聲音許其反楊慎曰方言云楚謂然曰誒說文誒譍也離騷云欸秋冬之緒風說文欸譍也二字音義並同實一字耳皆楚語也　按用修所稱說文方言並誤說文言部誒可惡之詞一曰誒然欠部欸訾也皆不曰譍惟口部唉應也用修蓋以唉之訓屬之誒欸也方言欸醫然也南楚凡言然者曰欸或曰醫其字作欸不作誒也欸秋冬之緒風乃楚辭惜誦語亦非離騷也明人引用古書好改原文博洽之士不免此病最爲誒事誒文選作唉許誒字二訓前說可惡之詞顔注義與之相合史記項羽本紀索隱曰唉歎恨發聲之詞楚辭惜誦注欸歎也廣韻十六咍欸歎也其義皆相引伸後一說

與方言欸字之義及口部唉譍也之義合然則誒唉欸三字前後二說音義皆同得相通用用修所引誤而其說則未誤惟此句如云勦然厭生頗爲費解不如仍用顏說爲得

恭儉淨壹　淨文選作靜按說文瀞無垢薉也靜審也竫亭安也此詩當爲安竫之竫淨靜皆借字

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　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謂與有顏共事而不能有所匡正也文采過之謂前所錄二詩及後毁廟諸議也

夏侯勝傳益千戸劉奉世曰關內侯無國云何言益　按關內無國而有食邑勝益千戸亦食邑也漢時列侯之國戸有極少者如邦侯李壽侯一百五十戸高昌侯董忠坐法削戸定七十九戸是也關內侯食邑有極多如婁敬以

二千戶為關內侯是也勝益千戶亦云侵矣
京房傳吕好學得幸梁王　梁王敬王定國
翼奉傳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己酉主之孟康曰金之為物喜以利刃加于萬物故為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也　按西方主殺而曰情喜殊不可解孟注亦甚牽强利刃所加安有可喜之事於理難通
李尋傳間者春三月治大獄　季夏舉兵法　秋月行封爵　按哀紀建平元年皆無其事
張敞傳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考證臣召南按地理志山陽郡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萬一千二百八十八與此文大相懸殊蓋元始中戶口一倍於宣帝時矣　按敞之自山陽之膠東在元康二年之後下距元始纔六十餘年不應戶口繁滋一倍之多疑山陽

屬縣元康之後有從他郡改屬山陽者屬縣增故戸口亦增耳又按定陶共王康初封濟陽後徙山陽又徙定陶康爲元帝愛子所封必大國疑山陽屬縣爾時所增迨康徙封而山陽復爲郡屬縣仍王國之舊故與元康時不同

蓋寬饒傳時執金吾議　錢大昭曰據公卿表名廣意按寬饒自殺宣紀在神爵二年執金吾南陽太守賢非廣意

蕭望之傳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　按初即位當云初親政事

馮奉世傳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考證即公卿表所云繁延壽也此文作李此人有二姓　按公卿表初元三年書丞相司直南郡李延壽子惠爲執金吾九年遷建昭二年書執金吾李延壽爲衛尉三年書衛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三年卒一姓繁師古曰繁音蒲元反然則表本曰李延

詩而附書一姓祭三字以存疑耳蕭望之傳作祭延壽

楚孝王昭傳　平陸侯衍宋祁曰陸一本作陵　按楚元王子禮會封平陸侯此侯亦楚王子則作平陸爲是

史丹傳天下莫不歸心臣子師古曰自託爲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劉奉世曰臣子宜屬下句不當斷之陽夏公謂如顏讀亦雅有三省曰以下文大意觀之顏注是也考證臣召南按臣子二字連上連下讀並通　按臣子二字上屬固通然下句無臣子二字則文義不明自當以劉說爲勝

國東海郯之武彊聚戶千一百　表作千三百戶

薛宣傳刑罰惟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按中如字即大禹謨民協于中之中也不當音竹仲反師古凡中字多讀竹仲反疑是沿隋時舊讀隋人諱忠同音之字或亦改讀也

谷永傳誠修後宮之政　至息白華之怨師古曰永言此者譏成帝專寵趙昭儀也劉奉世曰按永後疏云建始河平許班之事傾動前朝今之後起天所不享則建始四年未當有趙昭儀也　按班倢伃傳云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倢伃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為倢伃又云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又云鴻嘉二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然則趙昭儀之入宮當在鴻嘉元年永對在建始三年與趙昭儀無與許后傳云自為妃至即位常寵于上後宮希得進見永所言乃指許后之事故有賤者咸得秩進之語

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呂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　按盖指許嘉永附王氏故排許是時嘉雖已策免而許后之寵未衰

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　按日食地震在三年冬而此云其夏當是四年夏矣惟上文無四年之文前永所對云乃十二月朔戊申日而不著其年是必爲當年之言又云今二年之間災異鋒起尤其明證後又云待詔一句然後得見日食地震在月朔而永待詔僅一句則尙在三年可知然則永對在三年冬而此言其夏不言四年乃史文之疏也

此欲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尙書宦官　按丞相父子匡衡及子昌也事見衡傳建始四年罷中書宦官見成紀

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至是信是使　師古以爲今文周書泰誓之辭然是牧誓之辭

揚雄傳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

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何義門曰按成帝紀永始二年春正月王音薨三年冬十月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諸祠則雄雖嘗爲音門下吏及薦之待詔又別一人故自序曰客贊誤又曰據文選注此客字指蜀人楊莊但雄所與劉歆書疑非眞耳　按何說是復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成帝紀在永始三年冬十月而郊祀志載元始五年王莽奏言永始元年三月已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與紀乖異紀書行幸甘泉河東始於永始四年則莽所言誤也文選甘泉賦注善曰漢書曰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七略同甘泉賦永始三年正月待詔臣雄上漢書三年無幸甘泉之文疑七略誤也按自敘正月奏甘泉賦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旣祭還上河東賦其十二月羽獵雄從故聊因校獵賦以風是甘泉河東

羽獵三賦乃一年所上而不言何年成紀永始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而是年紀不言羽獵惟元延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冬行幸長楊從胡客大校獵三事在一年與自序之文顯合七略以甘泉爲永始三年正月所上則爾時甘泉汾陰未復其誤顯然

跖魂負沴服虔曰沴河岸之坻晉灼曰沴猜也　說文沴水不利也段注按坻礙水令水不行故謂之沴按沴與坻義相引伸與服晉之訓合說文坻小渚也

河靈矍踢蘇林曰試郎反服虔石奐反師古曰矍踢驚懼之皃踢二音並通　按踢毛本從易他本从易以蘇音推之則其字从易說文有踢無踢踢跌也吳都賦魂褫气懾而自踢跌者劉曰踢跌頓伏也與驚懼之意正合集韻音

尸羊切矍踢驚懼皃正據此也服虔之音葢讀爲後漢書馬援傳矍鑠之鑠矍鑠勇皃不知服之義如此否惟讀爲石矍反與易聲不相附當是所見本從易作踢也顔謂二音並通似欠分曉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目多禽獸 至 遲上長楊賦文選注善曰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卽校獵之年也班欲敘作賦之明年漢書成紀曰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縱胡客大校獵是也七略曰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前首尾四載謂之明年疑班固誤也又七略曰長楊賦綏和元年上綏和在校獵後四歲無容元延二年校獵綏和元年賦又疑七略誤 按大校獵在元延二年賦云今年獵長楊則亦當爲是年所作七略以爲綏和元年上上者誤

謂之兹邪　謂上奪何字衍之字說詳胡氏文選考異

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師古曰假至也宋祁曰司馬溫公云李宗吳皆作遐光謂當作假劉敞曰案本書云吾寡見人之好假也則假當從光音遐假卽遐也其首章曰吾寡見人之好假也指此矣　按假言與下文絕于邇言句相對法言作遐言李軌注遐遠寡見篇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偭焉李軌注歎人皆好視聽諸子近言近說至於聖人遠言遠義則偭然而不視聽音義好假音遐本或作遐李訓爲遠言正與邇言相對顏監溫公之說非矣其字當從法言音義作假說文無遐字古多以假爲之楊統碑文懷假冥又假爾莫不隕涕繁陽令楊君碑假爾僉服武斑碑商周假藐善山碑思登假之道魏孔羨碑洪聲登假皆作假禮樂志假秋合處注假卽

遐字假假形近最易相混列子黃帝篇登假杆假當爲遐
盖本亦假字也

淵騫第十一　宋祁曰李軌注法言本無此序云與重黎去
序　按上文訖于漢道句有宋祁曰李軌注法言本訖作
迄既言無此序何以又云訖作迄其語相矛盾矣李軌注
法言本音義引柳宗元曰按漢書淵騫爲自有序文語俗近
不類蓋後人增之或班固所作疑是柳本無此序耳今李
軌本有此序及注但不知是原本否班此所錄既云自序
必無所增益於其間恐法言本傳寫脫去

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
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
郎宋祁曰通鑑考異云雄自序云上方郊祠甘泉泰時召
雄待詔承明之庭奏甘泉賦其十二月奏羽獵賦事在元

延元年時王音卒已久益王根也　按雄奏甘泉羽獵乃元延二年事傳言歲餘奏羽獵賦則其待詔當在元延元年王音以永始二年正月薨何義門有薦雄待詔非王音之說也至考異以為王根然根為票騎將軍非車騎也又不盡符周壽昌以古四作三傳寫時誤加一畫三遂誤為三其說可采雄生于甘露元年使其為王音門下史在永始元年則相距三十八年而此云年四十餘恐自序不至有此誤也

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　按莽傳大將軍鳳病且死白莽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永始元年紀云五月封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則永始元年五月後莽已不在黃門而此云奏羽獵賦後始除為郎給事黃門則在永始四年十二月後何以得與莽並乎據音薦莽並之文則雄之

給事黃門在永始元年之前据奏賦除郎之語則又在永始四年之後史文牴牾此其甚者

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通鑑輯覽注曰上元焦竑曰漢書揚雄傳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莽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將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相牴牾矣又考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而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自高帝至平帝末葢其數矣然則雄之終或在平帝末正年七十餘也世謂班固早卒曹大家傳失其實豈不然哉竑之論如此而寧都魏禮亦引證各書謂雄貢文自贈又不慮美人多惡之及卒其怨家取法言多爲竄益至劇秦美新則劉棻作也紫陽綱目特書莽大夫揚雄死是舉褚淵

馮道所未嘗加者而加之矣據熊魏二家之說班史所載幾不足信今考外戚傳元后崩莽詔雄作誄雄傳雄投閣京師爲之語其所載甚詳文選任昉王文憲公集序李善注引劉歆七略曰子雲家牒言以甘露元年生也甘露元年戊辰至天鳳五年戊寅正得七十一年然則此文未嘗誤惟上文年四十餘句則有誤耳雄之至京不知的在何年其所作反騷自崏山投諸江流在陽朔中王音之代王鳳在陽朔三年九月則陽朔三年已前雄固未至京師有文可證乃焦氏欲自建始改元數之至有將近百年之載而又云在平帝末正年七十餘不且自相矛盾耶（居攝元年至天鳳五年止十三年）孟堅之撰漢書始永平中歷二十餘年至建初中始成此傳末云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則此傳乃永平中所作（天鳳五年至永平中約四十餘年）實孟堅所自撰非曹大家所

附益焦謂班固早卒曹大家傳失其實豈其然哉雄投閣事在始建國二年雄作元后誄在始建國五年史傳皆有明文又敘傳稱其父彪幼與從兄嗣共游學父黨揚子雲已下莫不造門年二十遭王莽敗夫當莽敗之年彪年僅二十則天鳳五年亦止十六齡耳雄且造門與之友己云早慧若在天鳳以前則彪年未十齡豈遂能與父黨梢晉接哉彪之父穉與雄交彪又與雄交則孟堅所言雄年及雄卒之年必不至舛誤焦氏之言未見其有一是也魏氏之言未詳本於何書其謂劇秦美新乃劉棻作亦不知有何的據班固典引曰揚雄美新典而亡實是東漢之時初不以此爲非揚作近人海昌朱亐培超之亦謂以法言考之莽於平帝元始元年稱安漢公法言稱漢公並未及新莽篡位事然則雄年七十一卒當在孺子嬰居攝時雄仕

歷成哀平故云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則孺子嬰爲五世矣可知雄未嘗仕莽元后誄及劇秦美新或亦劉歆甄豐輩假託以取媚耳其爲雄湔雪如此然自來媚人者自獻之不暇豈肯假託於人則魏謂蔡作朱謂歆豐作其說皆非至朱執三世不徙官語爲證尤爲疏外考本傳言三世上文明云當成哀平間初不計孺子嬰與莽也下始云及莽篡位另耆老久次轉爲大夫然則雄之爲諸吏中散大夫正莽世所徙之官豈得云未嘗仕莽哉法言孝至篇云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莽未卽眞已貢諛若此則龜鼎既移其歌功頌德又何足怪若王安石謂美新投閣是谷子雲非揚子雲尤爲不根之論考漢書谷永傳王根爲驃騎將軍薦永爲大司農歲餘永病數月卒於家百官表元延四年永爲大司農一年免計其卒

在綏和元年是年十一月莽始代爲大司馬及其簒也谷子雲下世十餘年矣又安有美新投閣之事乎

儒林傳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師古曰商瞿姓也　史記索隱商姓瞿名字子木按史記仲尼弟子傳以瞿爲名家語亦以爲名索隱說是師古非字書以商瞿爲複姓實承師古之譌

田何子裝考證臣召南按史記作子莊班氏當以避明帝諱而改曰裝耳　按漢書避明帝諱皆改莊爲嚴後漢明帝紀注伏侯古今注曰莊之字曰嚴是以莊爲嚴是當時功令班必不改莊爲裝此當是傳寫異文

田廣明傳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

按廣明爲淮陽太守而陳留別爲郡何以倩至陳留廣

明得發兵捕斬之疑陳下衍留字地理志淮陽國屬縣弟一曰陳也陳縣蓋太守所治故倩止傳舍而欲俟太守謁見收取之耳

至圉師古曰陳留圉縣　按地理志圉屬淮陽不屬陳留且圉屬淮陽故下云上呂廣明連禽大姦也

尹賞傳舉茂材粟邑令　按粟上當有爲字

貨殖傳穀羅千鐘　羅史記作糶羅糶二義迥異

荅千大斗考證顧炎武曰是漢時已有大斗但用之量麄貨耳臣召南按史記但云荅千斗無大字　按索隱引漢書作荅大斗然則唐時漢書本曰荅大斗無千字故小顏小司馬皆爲大斗作解此千字後人據史記以校漢書遂誤入正文耳此文所言麄貨甚多皆不言大斗而獨於荅言之甚屬可疑恐漢書本同史記傳寫譌千爲大而說者

強爲之辭也
游俠傳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　按春申非公子
搤掔而游談者師古曰搤捉持也掔古手腕字也　說文掔手掔也从手取聲揚雄曰掔握也段玉裁注握者搤持也揚說別一義凡史漢云搤掔扼腕者皆疊字言持手游民也按顏注用許弟一義據段說當爲弟二義也
陳遵傳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師古曰旣關閉又投車轄也而說者便欲改轄字爲錧云門之錧籥妄穿鑿耳錧自主人所執何煩投井也　按轄車軸耑鍵也謂以鐵毋軸頭而制之也故可去而投之錧蓋即說文之輨字輨轂耑錔也轂孔之外以金表之曰輨此非若轄之可去而投之也儀禮既夕木錧注今文錧爲鎋似錧鎋爲一字然

鎋以制軸錧則冒於轂端者其爲物實不同至管籥之管古書無从金者說者欲改輨爲錧而又解爲門之錧籥謬矣

爲甇所轠師古曰甇者㠯瓴爲甈者也或以甇爲甖失之　說文甇大盆也甈井壁也是甇甈義異不得以甈訓甇廣雅甇甖也甖即鑑字說文鑑大盆也急就篇甀甇甂甌瓨甖盧甇次于甀甂甌瓨之間其爲盆甕之屬甚明甖玉篇大盆也廣韵太瓮似盆然則以甇爲甖未爲失也顏于急就篇注曰甇大盆而此乃爲異說何耶

匈奴傳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允至于太原　六月詩毛詩亦以爲宣王詩與此合史記則序於襄王時

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按此出車之詩毛詩亦以爲文王時詩此以爲宣王時詩與毛異史記又序於襄王時

厚遇關市饒給之　史記關上有通字
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遬累烏厲温敦皆見
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爲新城侯烏厲
温敦爲義陽侯通鑑考異曰宣紀呼遬累單于帥衆來降
功臣表信成侯王定以匈奴烏桓屠𦾔單于子左大將率
衆降侯義陽侯温厲敦以匈奴謼遬累單于率衆降侯此
即屈與敦也未嘗爲單于或降時自稱單于或紀表二者
誤也　按烏厲屈序於父烏厲温敦之上豈當時降漢時
屈之意耶屈以五鳳二年封温敦以三年既父後于子屈
封千六百戸温敦封千五百戸亦父薄於子惟屈既爲温
敦子何以表又云烏桓屠𦾔單于子此又不可解者呼遬
累師古以爲官號匈奴未見有此官號且紀表明曰呼遬
累單于師古不引以爲證何耶惟呼遬累單于與烏桓屠

鞮單于既不見于傳故考異疑之然紀中凡匈奴來降者皆不書惟呼速累以單于而書且形諸詔語恐非降時自稱及紀表誤也當時五單于之外又有閏振單于伊利目單于呼速累或卽其比或又如烏藉呼揭初稱單于後去其號未可知也又按爾時呼韓邪單于新破屠耆單于車犂單于亦降呼韓邪單于何以呼韓邪單于之左大將反來降漢疑此文呼韓邪或是呼揭之譌呼揭或作烏揭表文烏桓亦烏揭之譌而屠耆字子字皆衍文也

二世稱藩　按自呼韓邪單于款塞迄元始五年匈奴凡五易單于而稱二世者雕陶莫皋且麋胥且莫車囊知牙斯並呼韓邪子兄弟相及故稱二世本或作三世者非

南粵傳長沙兩將軍　按兩將軍降慮侯周竈博陽侯陳濞

西域傳及山北六國　後書云車師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是爲車師六國按據此本傳東且彌西且彌卑陸卑陸後國蒲類蒲類後國其郎山北六國乎後書之移支此傳所無後書移支國居蒲類地則移支之號乃後所改其地郎二蒲類之一

至疏勒南與蔥領屬　至疏勒三字上下疑有奪文

烏貪訾離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　按下文云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按單桓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西且彌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東且彌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烏孫去長安八千九百里則四十一戶之烏貪訾離安得曰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哉恐萬字爲九千二字之譌前文云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衆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爲烏貪訾離地

巳處之其地必與車師相接車師後王國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則此國相距必不遠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考證臣召南按後漢班勇爲西域長史屯柳中後書西域傳諸國道里俱以去長安所居爲率疑即此柳谷也王氏雜志曰狐胡當依太平御覽所引作孤胡字之誤也孤胡與車師異地不當云治車師柳谷師字蓋涉下文車師而衍御覽作治車柳谷無師字　按如王說則齊說非矣後書云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陶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又車師前王居交河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八十里然則柳中乃車師前王庭之地在伊吾之北唐爲縣屬西州交河郡初非孤胡國王治也

孝武李夫人傳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詩大雅哲婦傾城列子周穆王篇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

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

王莽傳隸令邯與大司徒光宋祁曰徒當作馬　按孔光未嘗爲大司馬宋說誤

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廣戚侯顯等四十八人胡三省曰見在之王五人謂淮陽王縯中山王成都楚王紆信都王景東平王開明也列侯二十八人謂廣戚侯顯陽興侯寄陵陽侯嘉高樂侯修平邑侯閔平纂侯況合昌侯輔伊鄉侯開就鄉侯不害膠鄉侯武宜鄉侯恢昌城侯豐樂安侯禹陶鄉侯恢釐鄉侯褒昌鄉侯且新鄉侯鯉郚鄉侯光新城侯武宜陵侯豐堂鄉侯護成陵侯由成陽侯衆復昌侯休安陸侯平梧安侯譽朝鄉侯充扶鄉侯普方城侯宣當陽侯益廣城侯疌春城侯允呂鄉侯尚李鄉侯殷宛鄉侯隆壽泉侯承杏山侯遵嚴鄉侯信

武平侯璜陵鄉侯曾武安侯授富陽侯萌西陽侯偃桃鄉侯立粟鄉侯元成金鄉侯不害平通侯且西安侯漢湖鄉侯開重鄉侯少柏凡五十人而廣戚侯顯孺子之父栗鄉元成先已免侯止四十八人耳　按廣戚既爲宣帝曾孫安得除之而不數栗鄉先免表亦無明文地理志山陽郡書栗鄉侯國則國未除可知胡說未確表尚有陰平侯詩承鄉侯閎外黃侯圉高陽侯竝平陸侯寵皆宣帝曾孫合之凡五十五人而此云四十八人恐有誤

河東河內弘農河南穎川南陽爲六隊郡劉奉世曰河南當滎陽莽所分以爲六隊之一也下文自有河南大尹更爲保忠信卿　按劉說是莽以河東爲兆隊河內爲後隊弘農爲右隊穎川爲左隊南陽爲前隊並見地理志滎陽爲祈隊見下文

更始將軍史諶行諸署劉奉世曰或言更始或言寧始未知孰誤商攉攷莽官本有更始將軍但上文言拜皇后父史諶爲寧始將軍其事己在劉聖公改元爲更始之先當是寧始而此乃作更始并下文更始將軍史諶度渭橋恐皆寧字之訛也　按前文甄豐託符命文爲更始將軍豐自殺姚恂孔永侯輔戴參廉丹相繼爲寧始將軍天鳳六年莽下書復曰寧始將軍爲更始將軍呂順符命是寧始卽更始故廉丹始稱寧始後稱更始也迨丹戰死而史諶爲寧始將軍當是以漢方稱更始元年莽惡之而復改更始爲寧始也王以更爲寧之訛其說是

敘傳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師古曰子文之子鬬班亦爲楚令尹胡三省曰左傳莊三十年申公門班殺令尹子元而門穀於菟爲令尹恐班非子文之子何義門讀書記

曰按春秋傳作般與班同非穀令尹子元之申公門班也

按左傳宣四年鬥般爲令尹杜注般子文之子揚何說是莊三十年之申公鬥班杜氏世族譜以爲若敖孫乃別一人上文言楚人謂虎於檡此又云謂虎班豈楚人於虎有兩稱乎

不知神器有命劉德曰神器璽也李奇曰帝王賞罰之柄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文選注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也劉奉世曰神器者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也　按諸說不同李善注爲有根據其義則劉所言者是餘三說非

丁丑八月讀史記畢接讀漢書人事紛拏時讀時輟閱二十二旬有奇始讀一周每過疑[illegible]輒申己見錄爲一編以備他日之參訂云戊寅四月三日家本自識

是書與史記並多古義古字非精通訓詁者不能讀且書成迄今千八百年傳寫既久魯魚亥豕譌謬難免雖經前人校訂再三而仍多闕疑之處豈淺陋者所能妄參末議哉然墜露輕塵未必無裨山海故過而存之家本又識

諸史瑣言卷九

後漢書一

光武紀更始元年光武爲太常偏將軍注東觀記曰時無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入朝　前書無定武未知是班奪抑東觀記誤也

故趙繆王子林注繆王景帝七代孫名元　按前書諸侯王侯表平干頃王偃以趙敬肅王小子封元鳳元年繆王元嗣王鳳二年薨不得代然則繆王元者雖出于趙自封平干何以稱趙繆王耶且元爲景帝三世孫非七代孫也又王鳳二年下距更始時將八十年恐繆王子未必尚在王昌傳趙繆王子林注景帝七代孫是又以林爲景帝七代然是元子亦非七代

二年王莽和戎卒正邳彤亦舉郡降注東觀記曰王莽分

鉅鹿爲和戎郡　按邳彤傳戎作成注引東觀記亦作只此傳誤水經濁漳水注引作和城城成書多通用也和亦作禾濁漳水注斯洨水又東南逕和城北漢高帝封郎中公孫耳爲侯國史漢侯表並作禾成禾和古亦得通用也

於是北降下曲陽　按邳彤傳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陽彤舉城降注引東觀記王莽分鉅鹿爲和成居下曲陽然則下曲陽即和成郡治上文言彤舉降郡而此又言北降下曲陽者蓋彤降後尋與世祖會信都故下曲陽復反爲王郎也又彤之舉郡降彤傳在王郎未反之前此敘于後恐此誤也

建武二年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注武帝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成帝封姬延爲周承休公常郎延之後　按前書恩澤侯表延作延年疑此注奪年字常者延年四世孫

也注表云更爲周承休侯又五月庚辰表作戊辰並與此
異
十二年冬十一月戊寅吳漢臧宮與公孫述戰于成都大
破之述被創夜死辛巳吳漢屠成都　續天文志十一月
丁丑漢護軍將軍高午刺述洞胸其夜死明日漢入屠蜀
城　按戊寅至辛巳四日丁丑次日卽辛巳志云明日漢
入屠城公孫述傳亦云其夜死明旦岑降吳漢亦云旦日
城降則戊寅當從續志作丁丑
十五年春正月丁未有星孛於昴　丁未有星孛於營室
按重書丁未必有一誤續志云正月丁未彗星見昴稍
西北行入營室犯離宮二月乙未至東壁滅然則乃一事
紀誤分爲二耳
封皇子輔爲右翊公焉爲左翊公考證曰召南按左翊公

當作左馮翊公脫馮字以中山簡王焉傳證之可見　按
光武十王傳是年輔封右馮翊公焉封左馮翊公而紀稱
右翊左翊者乃當時之省文非史奪文觀後屢稱右翊左
翊可見齊氏於焉疑其奪字而於輔不言何耶

二十二年匈奴薁鞬日逐王比遣使漁陽請和親使中郎
李茂報命　按南匈奴傳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
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則此文薁鞬日逐王
比六字乃衍文中郎下奪將字二十三年匈奴薁鞬日逐
王比率部曲遣使詣西河內附方書比事與傳正合

二十八年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因詔郡縣捕王侯
賓客坐死者數千人注時更始子鯉因沛獻王輔殺劉盆
子兄恭故王侯賓客多坐死　按事見沛獻王傳與沛太
后薨無涉而紀下一因字未詳

論於是改號爲太初元年　按太初下當有元將二字事
詳前書
明帝紀中元二年惠於鰥寡注書曰惠於鰥寡　按書無
逸惠鮮鰥寡漢石經及漢書谷永傳引並作惠于舊說以
爲用今文尚書也明帝受尚書於桓榮榮習歐陽尚書者
故此詔亦用今文
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死罪入縑二十匹右趾至
髡鉗城旦舂十匹　按肉刑久除而此言右趾者前書刑
法志云當斬右止者棄市蓋律文尚不設右止之名與死
罪有別其得贖者亞於死一等此文是也志又言考自昭
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耐
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此可見右止之刑除而名未除也
章帝紀其以熹爲太傅融爲太尉注武帝初以張子孺領

尚書事　按前書張安世以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在宣帝地節二年此云武帝誤也同時霍山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不知孰先孰後紀傳無明文

章和二年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三十三　按帝即位時年十九在位十三年則年三十二此云三十三者誤也

安帝紀元初元年三月巳卯日南地坼　按上文書正月甲子下文書三月癸酉甲子與巳卯相距十六日似此文三月乃二月之譌然續志所書日月相同恐三月癸酉日食爲衍文而此文巳卯爲第二巳卯與甲子相距七十六日故得書三月也

三月癸酉日有食之　按是年又書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不應一年兩食續志無三月癸酉日食之文疑此衍

二年十一月庚申郡國地震　續志云郡國十地震此奪

十字

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乙巳續志作乙亥按下文書乙卯大赦天下乙巳乙卯相距十一日若乙亥則相距三十一日不得同在一月此志誤

壬戌武庫災　續志言是十月八日壬戌與此異

建光元年冬十一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或坼裂　續志書九月己丑此紀後文有冬十二月不得重言冬上文書九月又書戊子戊子與己丑相接然則冬十一月四字乃衍文也

甲子初置漁陽營兵　按甲子距上文己丑三十六日疑上奪某月二字

延光元年九月甲戌郡國二十七地震　甲戌志作戊申

高句驪降虜人羌反攻穀羅城度遼將軍耿夔討破之

按虔人羌反云云與年終之文複出應删其一西羌傳但云是歲虔人種羌與上郡胡云云無月日似此文當在年終也

二年京師及郡國三地震　續志作三十二地震疑此奪十二兩字

三年南匈奴左日逐王叛使匈奴中郎將馬翼討破之　按南匈奴傳叛者乃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非左日逐王

順帝紀永建元年辛巳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司徒李郃免注馮石字次初　按此注已見上卷此重出馮石傳劉熹作劉喜

永和二年夏四月丙申京師地震　丙申志作庚申按以上文三月辛亥推之丙申是

五年　丁亥徙西河郡居離石上郡居夏陽朔方居五原

按續志夏陽屬左馮翊五原屬五原郡

漢安二年　擊燒當羌於參𢇲注參𢇲縣屬安定郡　按續志參𢇲屬北地故屬安定

桓帝紀諱志注志之字曰意　按志之上當有伏侯古今注曰六字

建和元年司徒趙戒爲太尉注戒字志伯蜀郡人也　按此注已詳前卷此複出

永壽元年南匈奴左臺且渠伯德等叛寇美稷　按張奐傳及南匈奴左下奪薁鞬二字臺下奪耆字

延熹二年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羅亭破之注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即與羅亭相近在今鄯州也　三年閏月燒當羌叛寇張掖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積石大破之　按事詳段熲傳二年已書燒當等

八種羌叛則三年不必復書叛字疑衍文

八年　酉南宮嘉德署黃龍見千秋萬歲殿火　按續志無見字則黃龍亦殿名也志於是年不書龍見明此見字爲衍文

九年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按續志作辛卯紀文下書己酉則當從志作辛卯爲是

靈紀熹平六年冬十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續志作癸酉朔按下文書辛丑辛亥癸丑距辛亥五十八日癸酉距辛亥三十九日皆不合疑是癸巳之誤

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有三十六萬皆著黃巾同日反叛　按皇甫嵩傳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

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據此則此文師當作帥萬當作方傳寫誤注引續漢書三十六萬餘人此以大方萬餘人約略計之也三十六方又見續五行志五義門讀書記已言不知何時譌寫爲万

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共身　續志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按此即是年四年六月洛陽民生男兩頭共身注劉艾紀曰上西門外所書事若注中所引乃光和二年事

劉倉妻生也　按二年洛陽民生兒兩頭四臂及此條皆續志所無注中所引即元年事疑此本二事紀中複書遂爲四事耳

五年九月南單于叛與白波賊寇河東　按南匈奴傳南

匈奴之叛在靈帝崩後則當在七年下文七年書冬白波賊寇河東或一事而歧出也

獻帝紀靈帝中子也注協之字曰合　按協之上當有伏侯古今注曰六字

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　前卷兩稱光喜此稱光熹喜熹未知孰是

建安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續志作十月癸未朔

十一年濟北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國皆除　濟北北海攷異所據本作濟北海其說曰通鑑作齊北海閩本亦是齊字今本作濟轉寫之譌也明帝子濟陰王長早薨無後安帝廢太子保爲濟陰王其後入承大統卽順帝也此後無封濟陰者必濟北之譌　按齊北海濟

北下邳常山平原甘陵七王傳並云建安十一年國除阜陵王傳云建安中無子國除錢說是

十八年復禹貢九州注省兖州并荆州益州　案兖字乃交字之訛續百官志注引獻帝起居注可證

二十五年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此日食志不書

三月改元延康　按紀中凡改元者俱冠於年首此獨不然未免自亂其例或者以延康乃曹操死後曹丕以新嗣位而改漢年號非出于漢之意故稍變其例歟宋書禮志載魏明帝詔曰先帝即位之元則有延康之號受禪之初亦有黃初之稱可見延康之改元爲魏非爲漢也

皇后紀衷窈窕而不淫其色注衷窈窕　衷別本作哀文選亦作哀毛詩關雎序哀窈窕鄭箋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釋文哀前儒並如字論語云哀而不傷

是也鄭氏改作衷恕本又作念按尉宗此序未知其果從何說章懐注惟引毛而不及鄭則其本作哀無疑

宫備七國爵列九品　文選宫作官九作八按注云始皇破六國寫放其宫室是章懐所據本實作宫然當以作官爲是李善云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内職皆備置之而爵列八品焉　九品亦當從八品注中所引前書皇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賓八品也

貴人金印紫綬　按續書輿服志諸侯王赤綬貴人與諸侯王同疑光武興本紫綬其後增秩而綬亦改也明德馬皇后紀諸貴人當徙居南宫太后感析别之懐各賜王赤綬可見爾時貴人尚無赤綬者故太后特賜之也又賈貴人傳及太后崩迺策書加貴人王赤綬又和熹鄧皇后傳賜馮貴人王赤綬

賈貴人　攷異曰世議范蔚宗創爲皇后紀非也晉書稱華嶠作漢書志九十七卷有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改皇后紀次帝紀之下然則皇后之紀乃嶠自出新意蔚宗特因之不改耳讀書記曰東京皇后竇鄧閻梁竇何臨朝者六其間殤帝北鄉侯冲帝質帝皆未嘗親政鄧后既立安帝復臨朝者十六年遂終身稱制作皇后紀爲得其實雖後人所不必效然范氏自合史家之變未可議也

按此紀以紀名實傳體也何說頗爲有見然如賈貴人虞美人之屬未嘗臨朝稱制而亦附入又豈爲得其實耶外家郭況閻顯鄧康之類皆附見紀中豈本紀體耶恐于義終未安也華嶠爲配天作合之說不知其所著皇后紀體例何如此紀既有賈虞及董后之屬則亦非配天作合之

說所能該也

錢二千萬　陳仁錫本此下有諸史並闕後事故不知所終十一字

和熹鄧皇后　太后諒闇既終　陳仁錫本此下有久旱太后比三日幸洛陽錄囚徒理出死罪三十六人耐罪八十人其餘減罪死右趾已下至司寇三十八字按永初六年五月事見安帝紀

皇女仲十七年封浚儀公主適輭侯注輭志作軑音伏按輭當從王霸傳作軑其字從大注中從大從夫並譌音伏亦當從霸傳作音大其字無伏音也浚儀公主霸傳作浚義長公主

皇女利九年封臨潁公主　按賈復傳作長公主